

普通話聽力訓練的認知基礎和實踐

王小珊

對操粵方言的香港人來說，普通話並不屬於第一語言，也不屬於第二語言，是介乎於兩者之間的，如同有些專家所說的「第一個半語言」。雖說漢字也是他們的母語符號，但是發音系統卻有很大的不同。由於很多香港人的聽覺語言中樞對普通話的語音刺激還沒有形成最基本的反應，因此就像外國人聽漢語一樣，有很大的困難。例如，有很多香港人，對於普通話電影中的對白，若是沒有字幕標出，幾乎就全聽不懂。雖然有的人也學了一點兒普通話，但是他們在聽力過程中對詞語的意義及句子的表達方式上，也經常是一知半解或疑惑不解。這就極大影響了他們與內地人的語言交流。因此要想提高其對普通話的聽力理解力，決非只靠學會發音或朗讀一些普通話書面語的文章，就能解決問題的，而是需要通過大量聽的訓練，在對有關普通話的語音、詞彙、某些有差異的語法現象、各種習慣表達方式，以及內地特有的文化現象等信息的大量輸入的過程中，使學生在一定的刺激下引起相應神經區域的聯繫和興奮，形成固定的條件反射，達到能基本聽懂普通話的目的。以上這種訓練不是幫助學生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字系統，而是在同一文字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新的語音聽力習慣條件反射，獲得普通話聽力理解的能力。這就是普通話聽力訓練不同於對外漢語教學中聽力訓練的基本認知特點。

一、普通話聽力訓練的認知基礎

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人的感知過程是一種主動的、富有選擇性的構造過程。它是刺激直接作用於感官而產生的。知覺是將感覺到的信息組成有意義的對象，即在已貯存的知識經驗的參與下，把握刺激的意義。由此是否可以這樣推斷：聽覺的感知過程則是現實中的語音刺激直接作用於聽覺感官，再由聽覺中樞將感覺到的信息經過解碼，從而對刺激作出解釋，它們也是刺激和已貯存的知識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感覺信息是直接的、具體的，

同時它又與人的知識、經驗分不開；而感知信息是間接的、抽象的。心理學理論對以上這兩種認知過程稱之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Lindsay 和 Norman (1977) 將自下而上加工稱作「數據驅動加工」，而將自上而下加工稱作「概念驅動加工」。受這些研究成果的啟發，本人也認為聽力理解的過程也應該存在於這兩種加工過程，一個是聽者自下而上的加工，也就是指由外部刺激開始，先對較小的語音單位「詞語」進行分析，然後再轉向較大的語音單元「句」、「句群」乃至「語段」，經過聽覺中樞的加工，而達到對聲音感覺刺激的解釋。另一個過程則是聽者自上而下的加工，這種加工過程正好相反，它是由聽者對所聽到的信息的一般知識開始的，這種知識與經驗制約加工的質量和水平，聽者就是依靠它們在不斷地調整對聽覺信息的分析和期待，這種加工常常體現於話語的上下文效應中，話語的上下語境會迫使聽者對語流中意義缺損的部分作出相應的猜測，而猜測的正確與否或水平的高低，則取決於聽者對此所具有的知識與經驗，這就是為什麼有的聽話者在由於噪音或各種主、客觀原因而失掉很多信息的情況下，也照樣能聽懂對方話語意思的原因所在。所以可以說聽覺認知與視覺認知一樣也是以上這兩種過程結合而形成統一的知覺過程。只是由於兩者的刺激方式與加工的生理構造有所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特點，但對於人類認知的基本規律應該是一致的。

從以上這些認知規律出發，聽力教學既不能只注重對某些個別、具體的語音、詞彙、句子的聽力理解，而忽視學生整體控制聽力過程的能力培養，它包括學生語言信息的聽力積累和各種聽力微技能的具備。同時也不能專搞技能的練習，而忽視了對語言基本構成方面的知識性的聽力訓練，使學生兩方面的聽力加工能力均衡發展。

二、普通話聽力教學實踐

為了發展學生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聽力加工能力，一方面要根據香港學生聽力上的語音難點和問題，通過各種方法對每個具體的語音現象進行聽覺上的刺激，逐步積累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知識和經驗，以提高他們解決局部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利用這些知識與經驗進行各種聽力技能的訓練，以提高他們解決全

局問題的能力，克服在聽普通話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下面是有關這兩方面具體實踐的一些聽力刺激的方法：

1. 對比聽音刺激法

也叫做「比較刺激法」，所謂比較刺激，就是同時給學生幾種語音刺激，讓他們進行比較，以確定所比較的語音之間的同異和關係的過程。為了進行比較，學生必須把所要比較的語音分解為部分，以找出它們各自的特徵，然後根據這些特徵，把所要比較的語音加以聯繫，以確定它們之間的異同和意義上的聯繫。比較是思維的一種很重要的基本過程。有比較才有辨別，不經過比較就不可能分辨和認識事物的本質。所以比較在聽力教學中，特別是語音教學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教師只有隨時引導和啓發學生對有關普通話的語音現象進行積極的比較，才能保證學生確實掌握各種普通話的語音知識，同時也訓練了學生的聽覺語言中樞對普通話語音和話語意義的「辨別分析能力」。

在學習初期，教師可把一些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相近的音素，或學生由於方言的影響容易混淆的一些聲母、韻母、聲調、音節(包括單音節、雙音節或多音節)及其他語音現象成對地編成組，讓學生對比聽辨。通過實際的聽覺感受，體會這些近似音在發音特點上的細微差別和所表示的不同意義。一定要針對香港人在語音聽辨上的主要問題進行大量的以上這種對比刺激的練習。

比如：普通話聲母有舌尖前音(z、c、s)、舌尖後音(zh、ch、sh)和舌面音(j、q、x)三組，而廣州話只有一組與j、q、x近似的舌葉音。舌尖音在這個方言區的語音系統中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語音現象，所以

香港人講普通話時，常用舌葉音代替舌尖音，把「資」(zi)、「知」(zhi)錯讀成「基」(ji)，把「疵」(ci)、「吃」(chi)錯讀成「欺」(qi)，把「思」(si)、「師」(shi)錯讀成「希」(xi)，或把舌尖後音讀成舌尖前音。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他們自己往往聽不出來，在聽覺上毫無意識。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從聽覺上加以區別和糾正。所以老師可把這些舌尖音和舌面音，舌尖前音和

舌尖後音組成對，讓學生進行如下這些對比聽辨的練習：

資本(zīběn)	- 基本(jīběn)	- 執行(zhíxíng)	- 急行(jíxíng)
生字(shēngzì)	- 生計(shēngjì)	- 指示(zhǐshì)	- 仔細(xǐxì)
死人(sǐrén)	- 喜人(xǐrén)	- 師範(shīfàn)	- 稀飯(xīfàn)
詩人(shīrén)	- 私人(sīrén)	- 早到(zǎodào)	- 找到(zhǎodào)

鑑於香港人對普通話特有的兒化韻和輕聲等語音現象缺乏了解，在聽力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困難，所以對輕聲、兒化韻的對比聽力訓練必不可少。使學生在聽辨的過程中，不僅能區別出它們的語音特色，而且能把握其不同的意義。如：

輕聲對比：

dōngxi(東西)	- dōngxī(東西)	- dìyi (大意)	- dìyì(大意)
dìdao (地道)	- dìdiào(地道)	- nánren(男人)	- nánrén(男人)

兒化韻對比：

bāo(包)	- bāor(包兒)	xìn(信)	- xīnr (信兒)
tóu(頭)	- tóur (頭兒)	gài(蓋)	- gāir (蓋兒)
bāchéng(八成)		- bāchéngr(八成兒)	
yídiǎn(一點)		- yídiǎnr(一點兒)	

除以上成對的分組對比外，還可以把香港人語音上的各種難點編入句子或語段，使學生進一步在語流中識別這些詞語在聲音和意義上的差別。

2. 局部聽力刺激法

局部刺激法就是讓學生聽到一個音節後，把這個音節的聲母、韻母或聲調分離開來，進行局部的聽辨分析。這種刺激訓練可以集中學生對音節中某一部分的注意力，在聽覺上提高對局部音素的分辨能力，能敏銳地感覺出它們細微的差別所在，從而為整體音節的聽辨能力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比如，「聽後填聲母」、「聽後填韻母」、「聽後標出聲調」等練習就是屬於這種訓練。這對糾正香港人存在的比較典型的語音問題有比較好的效果。

像廣州話中沒有「r」這樣的捲舌音，他們在發這個音時常常用廣州話那個帶摩擦的「i」來代替。如，把「日」錯讀成「易」，把「自然」說成「自言」，把「肉」說成「又」等。還有普通話 j、q、x 跟以「i」開頭的韻母相結合的音節，香港人讀這類韻母常常漏掉了介音「i」。如，把「家」(jia)讀成「ja」，聽起來很像「za」；把「下」(xia)讀成「xa」聽起來就像「sa」等，還有遺漏介音「u」也是這種情況。再有香港人在聲調上的主要問題是在一聲、三聲和四聲上。以上這些都是較突出的難點。針對這樣的情況，老師可採取以下局部刺激的練習進行聽辨訓練。加強學生對自己語音弱點的認知。如：

tú_ ang	(土壤)	fú_ sang	(扶養)
__ào dào	(繞道)	__ào dào	(要道)
dàsh __	(大廈)	yúx __	(魚蝦)
q __ tān	(洽談)	z __ tān	(雜談)
zh __ huò	(裝貨)	z __ huò	(贓貨)
tōngch __	(通常)	tōngch __	(同床)

3. 組合式聽力刺激法

組合式刺激法就是讓學生聽到一個單音節、雙音節或多音節以後，能馬上分辨出它是由哪幾個部分組成的。這種練習可以訓練學生對音節組合的整體聽辨能力，或對某些相同或不同的語音形式有一定的歸納總結的能力。

像對聲母、韻母或聲調組合的「填圖」、「連線」、「按類別分組」和「聽寫單、雙音節」等練習就是屬於這種訓練。它有助於

糾正學生對某些音節組合的模糊認識而造成的聽力上的錯誤。

比如，我們可以針對有些廣州話同音而普通話不同音的情況，採用以上形式的各種訓練。因為學生在說普通話時，很容易因錯誤的類推而把一些不同音的字讀成同音字。像「村」與「川」、「孫」與「酸」、「亡」與「忙」等，廣州話是同音字，所以他們講普通話時就常把「山村」讀成「山川」、把「子孫」讀成「子酸」、把「死亡」讀成「死忙」。對這些屬於類推錯誤的問題，只有靠進行反覆的定位刺激，使學生的聽覺中樞神經對這些詞的語音產生固定的條件反射，以便進入長期記憶系統，記住它們的正確發音，才能有效地避免犯此類錯誤。如：

聽後連線：

編劇	pian	jù	開闢	kāi	bì
	bian	/			pì
囚犯	cōu	fàn	肖像	xiào	
	qiú	/		qiào	xiàng

(以上是糾正聲母的類推錯誤，以下是糾正韻母的類推錯誤)

刮風	guā	fōng	烹調	pēng	tiáo
		fēng		pāng	/
初中	chū	zhōng	蔬菜	shōu	cài
		/		shū	/

以上這些是對普通話語音知識方面的聽力訓練，它是學生兩種聽力加工能力的基礎，沒有紮實的語言基本功，既不能正確理解知覺刺激的意義，更不能利用這些知識和經驗幫助跳躍聽力中遇到的各種障礙。

4. 正誤信息混合聽力刺激法

正誤信息刺激法是指教師在對學生進行語音、句子、對話或短文的聽力訓練時，可在聽後檢查中把一些有關聽力材料的內容中正確的或錯誤的信息混合在一起，讓學生根據他們已有的語言知識以及對聽力材料的理解程度，對此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

所謂「判斷」就是人的大腦憑借語言的刺激作用，對某些已形成的有關的概念進行的一種分析與綜合的過程，從而對客觀事物獲得某種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認識。它是思維的結果和產物。所以在聽力訓練過程中讓學生利用已有的知識經驗對話語所提供的信息進行分析，從而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聽力判斷，不但有利於提高學生的聽力思維能力，而且也有利於培養學生自上而下的聽力加工的能力。

正誤信息刺激法有很多種形式，一般常使用的有「判斷正誤練習」。

例文：

小李從北京到香港已經有半年多了，可是對很多事情還免不了犯迷糊，比如，大街小巷上那些無處不在的紅綠燈就挺讓他頭疼，過寬馬路時還好說，麻煩的是有很多明明兩三步就可以邁過去的小街也得照等紅燈不誤，這就弄得他經常因為考慮問題或匆忙趕路而忘了這些紅燈的存在，還當是在北京的小胡同呢，結果多次差點兒被飛馳而來的小車撞倒，嚇出了一身冷汗不說，還遭來很多過路人不滿的眼光。

判斷正誤：

- a. 小李對香港的生活還沒有習慣。(√)
- b. 小李不喜歡等紅燈。(x)
- c. 小李在大街上差點兒被汽車撞倒。(x)
- d. 北京的小胡同裏有紅綠燈。(x)

這段短文除了文字本身的問題外，主要的是由於香港與北京在城市交通上的不同的特點所帶來的文化上的差異，可能會給學生造成一些判斷上的障礙。這就特別需要多發揮學生自上而下的聽力加工能力，通過話語的結構、用詞、語氣或語境，準確地把握本文的意思，比如，從「……還好說，麻煩的是……」這句話的語氣就可以知道小李不是不喜歡等紅燈，而是不習慣等小街道上的紅燈。從「還當是在北京的小胡同呢。」這種情景的交換就

可以推斷在北京的小胡同裏可能沒有或很少有紅燈。從而理解小王「闖紅燈」的文化因素，就不會作出小王不喜歡等紅燈的錯誤判斷了。

5. 逆向式聽力刺激

根據認知心理學領域對「問題解決策略」的研究，人們解決問題時一般習慣使用「正向式工作法」，即從問題的起始狀態或當前的狀態出發，逐步接近並達到目標狀態的分析方法，而「逆向式工作法」即是從問題的目標狀態往回走，倒退到起始狀態的分析方法。(王魁、汪安聖，1992)這種方法有的時候會顯得更有效。比如人們在作數學或幾何題，進行工程設計，制定各種計劃，甚至查看交通路線圖等都會採用逆向工作法。他可以直接從目標出發，不必考慮目標和當前狀況的差異，也不受搜索問題的空間約束，而能更有效地運用所掌握的數據和信息，進行最優化的選擇。但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意識地運用逆向工作法解決問題的。這也需要經過訓練，才能形成習慣，特別是在聽力上進行這種逆向思維的訓練遇到的困難可能會更大，因為信息的稍縱即逝，使得搜索、分析、判斷的時間都非常有限，加之逆向刺激的反常規性，都會給解決聽力問題帶來一定的難度。

逆向式提問練習：

例文：

有些被認為是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比如「飯後百步走」、「用熱油炒菜」、「飯後吃水果」、「豬肉越新鮮越好」等等，其實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比如，是不是吃飯以後吃水果就一定對身體好呢？因為剛吃過的食物不可能一下子被消化，而比較堅硬的水果往往會跟食物一起被長時間堵在胃裏更不宜化解，會使人增加得胃病的機會。

問：下面哪種生活習慣不是上段話中提到的？

- a. 飯前洗手 

- b. 飯後散步
- c. 用熱的油炒菜
- d. 吃飯以後馬上吃水果

這種逆向式提問，是與人思維的順序和習慣相反的一種聽覺刺激，它需要學生首先要聽懂課文，然後在逆向問題的刺激下，再從記憶的層次網絡中提取剛才聽到的信息進行逐一的分析與比較，人們一般習慣搜索的方向跟信息的發展比較一致的提問，下意識已準備好尋找同一範疇的肯定的信息，所以當他回答「以下哪種提問法是對的？」「剛才他提到了什麼？」「今天他買了什麼東西？」等正向式的提問時，聽力反應的速度和判斷的準確性都比較高。而逆向式提問則要求學生從相反的方向進行搜索，需要先尋找不同範疇的否定的信息。由於它與聽者所期待的解決方式完全相反，所以聽者就必須打亂剛才已經預設好的處理步驟，轉而用另一種方法進行解決，這不僅在時間上需要有個緩衝的過程，而且它要求聽者進行信息間聯繫的難度也加大了。這樣就使很多學生儘管課文的內容都聽懂了，但是在回答這類如：「以下甚麼是他沒有提到的？」、「他沒買什麼東西？」、「下面哪些信息是錯的？」等等逆向式的提問時卻往往容易出錯或反應速度明顯減慢。

在聽力中採用這種訓練方法，可以使學生逐漸習慣使用逆向工作法，對逆向式提問在策略上有所準備，就不會出現一時反應不過來，或判斷失誤的情況了。任何聽力策略的訓練就是對學生自上而下聽力加工能力的培養。因為這種加工過程就是經驗與策略的使用。

6. 選擇信息聽力刺激

學生在聽句子、對話或短文時，為了檢查學生對語料內容的理解是否正確，教師可根據語料的內容，給學生提供多個答案，讓學生從中選出唯一正確的答案。學生在幾個選項的信息刺激下首先要進行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需要先對選項進行逐個分析，找出它們各自的內容特徵，然後再根據自己對語料內容的理解，逐個排除在意義或細節上與語料內容有差異的選項，以篩選出其

中一個最接近語料內容的答案來。這當然也是一種綜合的過程，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分析與綜合。

聽對話選擇正確答案：

例文：

女：今年的「春節晚會」你看了嗎？覺得怎麼樣啊？

男：膩歪透了，特別是相聲，越攬越貧，演員在台上一個勁兒地笑，可台下的觀眾個個兒跟泥菩薩似的。

女：可不是嘛，不過這臺晚會大半兒節目還差不離兒。

問：

(1) 男的認為晚會的相聲怎麼樣？

- a. 很好，觀眾都笑了。
- b. 不好，觀眾覺得沒意思。
- c. 還可以，有的觀眾比較滿意。
- d. 不知道。

(2) 關於這臺節目，女的覺得怎麼樣？

- a. 每個節目都很好。
- b. 每個節目都不好。
- c. 有的節目很好。
- d. 大部分節目不錯。

這段對話帶有一些北京方言的用語和表達習慣，學生聽起來就會有些費解。但是根據認知心理學，知覺與人的經驗是分不開的。有很多實驗結果已經表明，人在知覺一個句子時，可以根據上下文和對整個句子的理解，就能把一個或幾個沒有理解的詞所造成的意義缺損的部分恢復起來，上下文不同，所恢復的詞也就不同，這種恢復現象就是已儲存的知識作用的結果，它依賴於現實刺激的信息和已儲存的信息相
90

互作用而產生的分析、判斷、篩選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從而達到理解話語的目的。所以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利用他們的語言經驗，通過上下文猜測這些與廣東話不同的表達習慣。

比如：學生可以根據男人說的「演員……笑，可臺下的觀眾……」這一上下文的轉折關係所表示的相反意義，就能猜出「跟泥菩薩似的」大概是沒有笑或沒有反應的意思，從而得出這些相聲沒有意思的正確判斷。同樣也可以根據女人回答的「可不是嘛，不過……」所表示的部分同意的態度，也能體會到「大半兒節目還差不離兒」的褒揚色彩，而做出正確的選擇。

聽力上的聯想猜測，是聽話者在知覺信息的過程中採取的自上而下的加工手段和策略，是更高一級的聽覺能力的體現，一般來說，在良好的知覺條件下，知覺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而隨聽條件的惡化，如聽力環境嘈雜，或聽力材料的難度增加等等情況，自上而下加工的參與也將逐漸增多。所以聯想猜測的能力是學生解決聽力中的困難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技能之一。所以老師應加以足夠的重視和訓練。

總之，從認知的角度看，香港人對普通話的聽力認知較之外國人對漢語的聽力認知有較強的優勢，由於語言文字和大部分的語法、詞彙的同一性，使學生有豐富的本民族語言的知識和經驗，對普通話與廣州話存在的各種差異的認知有很大潛力，所以教師要充分利用他們這種認知上的優勢，最大限度地激活他們的普通話的語言知識和經驗，增強兩種聽力加工的能力，提高各方面的聽力技能。使香港人也能跟內地人一樣達到對普通話聽力理解上的「自由王國」，不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參考書目

1. 揚清 (1983)《心理學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
2. 陳賢純 (1998)《外語閱讀教學與心理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3. 王魁、汪安聖 (1992)《認知心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4. 張敏 (1998)《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 梁仲森 (1987)《普通話和廣東話的異同》，《中文通訊》，第四十期。

作者簡介

王小珊，1983 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任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基礎系對外漢語教師，曾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普通話培訓及測試中心普通話教師培訓工作，並發表多篇與聽力教學有關的論文。